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文艺评论



别告诉她

THE FAREWELL
11月22日 全国上映



奥卡菲娜们何时能被善待

◆ 华心怡

从前,有一群青蛙,黄绿色的背部,分布着黑褐色的斑纹。两只眼睛圆而突出,一张扁嘴又宽又大。前腿短,后腿长,脚趾间有蹼。雄性青蛙的叫声更为响亮——会发出“呱呱”的声音。对了,特别是看到美女的时候,更是啼鸣有力。

青蛙们的家,安在井底。美,总是打动人心,不,也打动蛙心。仰头,人来人往,好一派“美不胜收”。流水线,标准化的美。

它们看到的美,真的是可以丈量的。下巴,要锥子形的,角度的话,按那个红毯女星范冰冰的模板就好;双眼皮,亚洲人的双眼皮算什么,上镜统统不能打,统一成欧式版本的才行。能在双眼皮里夹进一只苍蝇,才算过检成功。迪丽热巴,可供参考;至于鼻子,天仙妹妹刘亦菲的驼峰鼻才是圈里圈外的口碑极品。再细化些,苹果肌、法令纹、太阳穴……三庭五眼,处处玄机。美,是精准的事业。

于是,对于优哉游哉,闲适惬意,万事称心的青蛙来说,这个世界美丽的全部,都已呈现在井口的那片天空之上。它们的认定,它们的执念,不容反驳。

所以,当这个月初好莱坞诞生第一位金球奖亚裔影后,奥卡菲娜凭借电影《别告诉她》,获得音乐/喜剧类电影最佳女主角后,青蛙们好一阵聒噪。当《别告诉她》日前在中国内地上映后,不仅票房遇冷,奥卡菲娜又一次被乱石击中,几乎体无完肤。在青蛙们的眼里,这个脸大,肤黑,眼睛小,身材平平,五官扁平寡淡的女孩,不仅称不上美,甚至已踩入“丑”的标准线。不得不承认,青蛙,也是刻薄的。网友将奥卡菲娜的一个访谈视频转载到B站。结果,弹幕飘过几千句辱骂,B站不得不被迫撤下视频。“感觉像喝过问题奶粉,头那么大!”“长成这样还有可能整容成功吗?”“这么丑的女人,为什么还要演戏?”……不是奥卡菲娜的作品,也不是打动金球奖评委的卓越演技,在青蛙们的眼里,皮囊才是王道,皮囊才是唯一。现在,面对不够美的奥卡菲娜,它们躲在角落里,在键盘上肆意拍击,汇集成言语的霸凌,掀起一场自我陶醉,自我意淫的高潮狂欢——井底、井上,非我审美,统统即丑。

因为希望能够与奶奶多沟通的奥卡菲娜,曾来到北京学习中文。她不是第一个因为长相被青蛙们鄙视的亚裔女演员。吴卓珊在《实习医生格蕾》和《杀死伊芙》中表现出彩,大获好评,但在青蛙的世界里,她不过是“女装林永健”。身高1.57米的刘玉玲可以说是好莱坞亚裔第一人,但出道至今,她一直遭到青蛙们的嫌弃。“五短身材”“给国人

丢脸”,但偏偏是这位细眉细眼的女性,去年成为黄柳霜之后第二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华裔女星。刘玉玲14岁开始做童工,后考入纽约大学,她自学绘画,如今一幅作品可卖出17万美元。51岁的她没有丈夫,代孕生下儿子。从霹雳娇娃到《基本演绎法》的华生,再到《致命女人》里的名媛,她不仅拓展戏路,更当起了制片人、导演,寻找人生的不同可能。你以为不在娱乐圈,就可以躲过“口诛笔伐”,扎克伯格的妻子普莉希拉·陈,也屡屡被嘲讽何德何能嫁入豪门。她被认定为其貌不扬,黝黑粗壮,只能依靠学历找男友。在青蛙们的世界里,扎克伯格的身边,配上维密天使才算是郎才女貌的佳话吧。

奥卡菲娜在好莱坞热了,在大陆凉了,其实这不仅仅是东西方审美的差异。从东方到西方,或许小有偏差,但审美其实一直有着世界公尺,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届环球小姐,从各国候选人到最后当选者,无一例外都是普遍意义上的美女。不同的是,在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人们爱美,向美,同时也包容美是多种多样,美是千姿百态。青蛙们都喜欢用吕燕做例子,其实那些被其魅力折服的洋大人从来都没说过吕燕的美是大众的,他们说的是“她那么与众不同,她有着不一样的美”。

说到底,这是东西方娱乐业对美的包容差异。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只是面孔、身段,先天基因的赋予,后天个性的养成。人生跋涉,你一路的成长,你一路的邂逅,都写在你的面孔之上,写进你的灵魂深处,成为你独一份的魅力与气质。狭隘的美,不过关乎容貌体态,广义的美,更在自我内省,个体综合。

当投喂青蛙们的娱乐圈能够更良性、更良心地表达艺术的教育,自爱的引导,当青蛙们能够走出井底,去生活中,去书本中,去各种介质中感受并理解差异的冲突,真实的力量,奥卡菲娜们才可能被善待,被欣赏,被挖掘。其实,这个世界,比想象中更大,这个世界,也比你看到的更美。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音乐剧跨界综艺,真的好吗?

◆ 人鱼

上周末,新装修完毕的艺海剧场上演了有趣的一幕:楼下是英国的3位音乐剧大佬中国巡演首站,而楼上则是通过综艺节目走红的“国产”音乐剧小生主演的悬疑音乐剧。从现场来看,“国产”小生的热度竟一点不亚于“舶来”大腕。当时,朋友调侃称,有品位的在楼下,要追星的去五楼。

跨界综艺,中国年轻一代的音乐剧演员拥有了流量和粉丝,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在业界和刷粉圈里,一直莫衷一是。在我看来,凭着上周末这一幕势均力敌的“confrontation”(对峙),就该叫一声“bravo”(叫好)。

第一声“bravo”,自然要给这些坚守舞台又敢于出圈的年轻歌者。即便是在《声入人心》这档综艺捧红了阿云嘎、郑云龙、徐均朔等年轻歌者之后,公众对于音乐剧的理解仍有误区。其实,这种通过歌曲、台词、音乐、肢体等结合表达故事的舞台艺术,在其西方策源地,仍然属于大众文化的一种,歌曲或故事经常被广为传唱。可惜,到了中国后,为了区别于当下的流行文化,它被粗暴地归类到“高雅艺术”,令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而在小众的音乐剧粉丝圈,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一旦演员出圈就“俗”了。殊不知,在业态更成熟、受众更普及的西方音乐剧界,顶级演员从来不乏跨界的机会。从上周刚刚结束中国巡演第一站的约翰·欧文-琼斯、厄尔·卡彭特到“拉面”莱明·卡莱姆罗、“肉排”哈德利·弗雷泽,因为出色的外形和音乐素养,经常出现在各类演出、商业活动甚至是影视作品中;只是,在热闹过后,他们仍选择回到舞台,兢兢业业地演绎下一个角色。即便是在好莱坞闯下一番天地的休·杰克曼、杰克·吉伦哈尔、娜塔莉·波特曼、凯瑟琳·泽塔-琼斯,都是音乐剧演员出身、最后回归音乐剧舞台的实例。从这一层面上说,阿云嘎、郑云龙、丁辉、翟李朔天这些第一批敢于带着“音乐剧演员”标签跨界综艺的年轻歌者,值得这一声“好”。

第二声“bravo”,要给因为喜欢歌者而走进剧场的新晋粉丝。不能讳言,凭借跨界综艺而走红,这些“颜值在线,实力能打”的“美声小哥哥”们,着实吸引了一批原本迷恋“鲜肉偶像”的女性粉丝,也自然带来了一些娱乐圈饭圈的“恶习”,让一些音乐剧迷嗤之以鼻。但也不能无视,这一代年轻人因为“追星”,给音乐剧市场带来的“溢出”效应。想推广音乐剧而上综艺的音乐剧演员郑云龙,大概是2019年最

成功的“引流”歌者,他出演的两部音乐剧,所有场次的门票秒空。这波“引流”也使得同年上档的《白夜行》《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以及“演艺大世界·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成立后首部音乐剧《面试》等优秀剧目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刘阳、刘令飞、阿云嘎、姜艺潇、徐丽东、张博俊、徐均朔……一个个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迷弟迷妹。更加令人欣喜的是,除了更多拖着行李箱直接从机场火车站赶到剧场看剧的年轻人,我们还看到一叠叠“晒出”的票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自己喜欢的歌者主演的剧目;在一些专业剧评的微博里,有了更多认真写下虽生涩却用心的年度观剧心得;在一些视频网站里,也有了更多剪辑素材普及音乐剧的up主……这些走出偶像包装工厂,追求“触及心灵的美”的新晋粉丝,也值得这一声“好”。

最后这一声“bravo”,要给已经进入良性循环的中国音乐剧市场。业界曾经担心,跨界综艺令音乐剧演员以及音乐剧走入更多普通观众眼帘,如果没有后续优秀剧目的跟进,只会沦为昙花一现。可喜的是,在2019年,整个行业似乎没有辜负演员和观众的期望,朝着更细分化、更专业化的模式迈出踏实一步。仅以音乐剧市场最繁荣的上海为例,仅人民广场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成熟的剧场及展演空间21个,拥有国内密度最高、细分性最大、专业化最强的剧场群,为大众提供舒适的观剧享受;在人才储备上,以国内最知名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为龙头的一批专业艺术学校培养出一批批各领域的人才,提供了从制作、译配、导演到舞美、编排、乐队等全产业链的“兵源”。而诸如文广演艺这样拥有丰富的国外剧目引进以及原创剧目孵化经验的制作团队,更是打破传统的作坊模式,引入伦敦西区 and 纽约百老汇成熟的工业化模式,使优秀剧目从创作制作到线上线下载运营推广乃至资本运作连成一线,保证质量的同时也保证了可持续发展。“一张演出票承载的不仅仅是一场演出,也是与观众定下的契约,是不能辜负的约定。”13日在上海举行的著名音乐剧《变身怪医》中文版发布会上,制作方蓝境文化创始人赵国兰,面对着台下的媒体、线上观看直播的粉丝以及从北京、广州、南京等地赶来的剧院代表,如是表态。或许,更应该看作是默默耕耘音乐剧市场的“守护者”对于观众的承诺。

最后这一声“bravo”,是赞许,更是期待。



■ 巡演500场的《我的遗愿清单》吸引大批年轻观众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